

**乡情城韵 共富共美**  
晋江乡村文化记忆主题征文比赛

主办单位  
晋江市农业农村局 晋江农商银行 泉州晚报社

投稿邮箱: qingyuan@qzwb.com  
(邮件主题请注明“乡情城韵 共富共美——晋江乡村文化记忆”主题征文比赛, 欢迎400万像素以上的配文照片、3分钟以内短视频)

## 溪水悠悠桑梓情

□蔡馨雅



玉溪山水库(王清湖 供图)

《道德经》有言:“无名,天地之始,有名,天地之母。”万物生长发展繁衍始于名正。玉溪村,枕山临水,背倚灵秀山脉,上有千年古寺,却不以此处恒山为名,而命名“玉溪”。旅侨侨胞先贤曾介绍玉溪得名来历是“山虽大而水长流”。足见这绵延不绝的溪流,流淌着玉溪村的前生后世。

溪水如玉,如襟似带,中分村落,前乡与后乡。溪畔护栏整齐光滑,桥梁贯通两岸,人行走桥上,如入诗画。桥下溪水淙淙,清澈见底,卵石洁净。桥身沿途簇拥着姹紫嫣红的三角梅,花色艳丽,几乎四季不败,花随水流,心随花动。村屋古厝,一处一景观,一墙一画面,美丽乡村就这样在眼前具象化了。

美丽乡村建设离不开桑梓情深,离不开村党总支别出心裁的积分制管理,他们探索了一条村民自治积分化的乡村治理办法——正向行为加分,负面行为减分,乡村环境,村规民约,人人有责,奖惩分明的管理制度,激活了村民的内驱力,对家乡砖石草木的爱护也成为大家义不容辞的责任。村民们自发清理了杂草乱石,疏通了溪流窄道,让曾经破旧脏乱的玉溪重新焕发青春容颜。正如玉溪家庙与玉溪宗祠上铭刻的“长存君子

心”。修身养心,内外洁净。君子之心,正是从爱护自己的家园开始。

沿溪流回溯,直至恒山,此乃玉溪发源地。恒山植被繁茂,山清水秀,树木葱茏。若常年困于钢筋水泥大楼的灰色,被这葱郁的绿色喂养,眼睛便会不自觉亮了几分,心情也自然松散下来。恒山有两座水库,一个山兜,一个透透,雨季蓄水防汛,旱季灌溉浇地。它们与玉溪上游血脉相通,玉溪二族在这里繁衍生息六百年,它们功不可没。动荡年代,溪流的浅吟低唱载不动背井离乡的乡愁,那些离情别绪沿着溪流入海,奔赴大洋彼岸。后来,风信子捎来了侨批,它们带着殷勤游子的乡愁,以别样的方式回馈了玉溪的养育之恩。修路造桥,劈山造坝,每一滴忙碌的汗水里都饱含着玉溪海外侨胞们的深情。

恒山钟灵毓秀,觉林禅寺坐落于山脉南麓半山之中,此处供奉水月观音。观音塑像通体纯白,面目安详,与这白墙黑瓦的唐代寺庙风格甚是相衬,雅致古朴。从观音殿右侧拾级而上,一处石阶上赫然留存着一块原汁原味的大岩石,这大岩石像是遗落的补天石,显得格外突兀,玉溪村人将此岩石谓为“脚踏实地”。当初修缮寺庙故意留下来,是为告诫众生

做人宜踏实,脚踩大地才是生活之钥。

山水是造化赐予的天然宝地,而勤劳踏实则是人间至宝。晋江滨海赤土,土壤酸性,非水稻栽种佳选。新时代新思路,玉溪村与时俱进,充分发挥集体经济和生态经济相融合的优势,盘活土地,引进技术,互利互惠。玉溪侧畔,生态公园、生态田园及电商创业园,纷至沓来。农林生态产业化,产业技术化智能化,玉溪渐渐走出一条生态绿色发展道路。

走在正确的道路上,便是走在康庄大道上。如今的玉溪赤土,除了这满眼的绿色,还有胡萝卜的红,茄子的紫,四季风光皆不同。果蔬季节旺盛之时,田园五彩缤纷,空气清新,人气旺盛,为乡村休闲旅游首选之地。上善若水,水善利万物而不争。玉溪水,在宽阔的时代洪流中奏

响了属于自己的欢乐曲。

据考证,玉溪村得名另有来历。相传明朝一位王姓布政使微服出访,途经此地,见有一股不祥之气直冲村庄,便在该地筑建一石亭,左右堆两土山,各种上一株榕树。建造之时,工匠口渴难耐,附近一小村民送上西瓜,后闻令赦其村若干年免收田赋。事后,村人得知实情,念念不忘其功德。百年之后,古榕苍翠,石亭墟废,挖土现碑亭,碑刻玉溪亭,故原本杏山村改名为玉溪村。碑亭传说里的仁礼恩义,正是玉溪人最刻骨铭心的血脉印记。

绿榕已逾两百年,与玉溪亭相依相伴,浓荫蔽天,盘根错节,气生根繁衍成“支柱根”,仿佛一架架“竖琴”立于树下。在风中弹唱的“榕树古钢琴”,与溪流的歌声交汇和鸣共奏。这长流溪水,这长青古榕,是玉溪家园延绵昌盛的坐标。



扫描二维码  
阅读征文作品

### 乡村名片 玉溪村

地处晋江市中部,以多样化村集体经济、生态田园风光、乡村治理积分制、电商品牌为特色,创建了“美丽田园、和美村庄、绿盈乡村”的农村建设品牌。先后获“乡村振兴试点村”“卫生村”“第四批高级版绿盈乡村”“第二批乡村振兴示范村创建对象”等多项省级荣誉。

## 百姓纪事

周末去菜市场买菜,碰见路边摊子摆着一筐裹着泥巴的咸鸭蛋,摊主说是自家腌制的。我一听立马买了几个,毕竟这样的咸鸭蛋可是儿时吃不厌的下饭菜。

虽然过去家里生活清苦,母亲仍会花心思根据不同季节做一些时令菜,那些菜看似普通,却总能给家里的孩子们带来惊喜。每次感觉要换季了,我都会眼巴巴地等着母亲做道新菜,就像怕夏日出汗多,为了给家里人补充盐分,母亲就会提前腌制一些咸鸭蛋,等三伏天时再取出来配饭吃,也调剂一下家中三餐的口味。

腌咸鸭蛋并不简单,母亲得先选一些新鲜的鸭蛋,将它们洗净后再放入酒里泡一段时间。之后从院子里挖一些泥巴,加盐搅和均匀,再涂抹在鸭蛋表面上。把裹着泥巴的鸭蛋一个个放入小缸里,就可以封盖腌制了。往往要等一个月的时间,缸里的咸鸭蛋才能陆续取出。我有时想帮忙,母亲却不同意,只说孩子的手嫩,碰了咸鸭蛋上的泥巴会“烫手”,让我坐着等吃就行。

母亲从小缸里掏出几颗咸鸭蛋,总是先把外面的泥巴搓掉,清水冲洗一遍,青色蛋壳就露出来了。只要咸鸭蛋端上桌,我会立马拿

一颗往桌上磕,敲破一个小口,再用筷子往里掏。每次瞧见橙色的油流出来,我就大喊:“这个鸭蛋腌成功咯。”看见油顺着手流下,我又会赶紧用舌头舔干净,生怕浪费。父亲常打趣说这咸鸭蛋可以补油水,毕竟当时为了节省开支,家里做菜时放油都不多。咸鸭蛋腌好了,母亲偶尔炒菜时便会奢侈一把,加一颗咸蛋黄当配料。这样炒出的青菜喷香诱人,让人一吃就放不下筷子。

那时吃咸鸭蛋,大人小孩的方式是不同的。父母一向吃得不急不慢,取一点蛋白便能配一碗饭。我则喜欢把蛋白蛋黄都挖出来放在碗里,吃的时候将蛋白先搁一边,

只将蛋黄送入口中,三口两口吃完了,就想再拿一个咸鸭蛋掏蛋黄。母亲见了便伸手轻拍我的背,说:“蛋白也得吃,不能浪费食物。”说完却把她碗里的蛋黄夹给我,自己则就着剩下的蛋白慢慢嚼。

后来,咸鸭蛋随时可以买到了,超市里的真空包装,菜市场的散装,一年四季都能见到。偶尔买来尝尝,蛋黄也流油,可我觉得少了点什么。想来或许是少了等一个月的盼头,少了母亲说“手嫩别碰”时的温柔,也少了她把蛋白碗里的蛋黄夹给我的暖意。偶尔拿咸蛋黄炒个菜,香是香的,却再没当年那种吃不够的滋味了。

## 咸鸭蛋的滋味

□季勇

## 挥别三伏天

□吴芃芃

“六月天,七月火,八月热煞尾。”母亲每次说起这句俗语,眉宇间总是荡漾着笑意。在她眼里的末伏是一个幸福的时节,因为菜园子里丝瓜藤顺着竹篱攀爬,上面挂满绿生生的瓜。青瓜也顶着嫩黄的花,



(CFP图)

藏在叶子底下,一拨开就能看见。还有地里的空心菜、地瓜叶,同样长势喜人。

过去到了三伏天的末尾,父亲仍会把西瓜放进井里,等到傍晚时分,将井绳一提,冰镇的西瓜就“破水而出”了。一刀切下,红瓤黑籽都露了出来,果肉还带着丝丝凉气。我总爱坐在门槛上吃瓜,一不留神果汁滴落地上,蚂蚁还会闻着味来尝一口。阿嬷怕我吃得急伤胃,经常一边摇着竹扇劝我慢些吃,一边又忍不住提起井里还冰着芒果和梨,让我想吃再去取。

以前屋里没有空调,立秋过后的天气还是热得慌。晌午的日头大,好动的狗趴在相思树下,舌头伸得老长,呼哧呼哧地喘气,连鸡鸭都躲回窝里打起盹。只有我们这些孩子好像不知疲倦的小兽,趁着大人们午休,纷纷溜出门去抓蝉。一群孩子还常跑去山涧里玩水,顺手捉几只小虾来玩。胆子大的孩子会用手拍晕小虾,再把它往嘴里送,听说滋味甜得很。

傍晚的暑气收敛了些,风里渐渐有了凉意。竹床、板凳、茶几在家门口的地上摆开,很快就有屋檐头尾来落座、话家常。二婶是村里扎扫把的能手,她时常一边聊天,一边麻利地帮人把芒草捆成扫帚。叔伯们则带着各自炒制的铁观音茶来,与父亲一起品茶,有时聊田里的庄稼长势,有时商量接下来的耕作。以前每到这时,我喜欢和小伙伴一起去追发光的萤火虫,双手在空中一拢,很快就能逮住一只。随后小心翼翼地透过指缝往里瞧,嘴里还不停催促着:“亮一点,再亮一点。”

以前福贵伯往旧藤椅上一坐,手里麦秆扇一摇,故事就开讲了。“从前啊,有个放牛娃……”他的声音慢悠悠的,像极了田垄间蜿蜒的沟水,淌得很远。我和小伙伴们围在福贵伯身旁听故事,看似全神贯注,实则还分出点心思,等待他从兜里掏出花生发给我们。明明那些故事听过好多遍了,可每

次听到精彩之处,孩子们仍会忍不住追问后面的情节。

后来,家里有了空调,夏末再回村时即使日头依旧毒辣,也不怕了。但家里的西瓜放进了冰箱,不再用井水冰镇,村口苦楝树下聚着的一帮孩子,不再追逐萤火虫了,手指大多是在手机屏幕上飞快地滑动,头也不抬。我心里感觉空落落的,可当母亲切西瓜时,又像往常一样念叨着:“三伏天,熬过去就是秋凉。”我又觉得过去的日子浮现在眼前,有阿嬷摇扇的样子,有和伙伴们在山涧里抓虾的画面,仿佛还能闻到福贵伯递过来的花生香。这些回忆就像井水里的凉意、竹扇的风、蝉鸣与萤火,任时光如何吹拂都不会干涸,无论何时回忆起依旧会让人的心头涌上滚烫的暖意。

### 幸福讲义

### 美文热读

平时出门上班,我习惯在口袋里塞几枚硬币。偶尔坐公交时遇见有人需要零钱,我会递过去一枚。看似微不足道的善意,我却觉得像在给自己的生活做“加法”。

其实生活中的“加法”,大多是这样细碎的。就像小时候学写字,每天多认识一个字,渐渐便能读完整本书。还有刚参加工作,每天多记一个客户的名字,慢慢便结交了许多朋友。这些“加法”不用刻意做,像树悄悄长粗的年轮,日子久了自然能看见。

但生活中不但要做“加法”,还得懂得做“减法”。就像之前整理衣柜,我扔掉了一些旧衣服,它们早已洗得发白,袖口

也磨破了。之前我总觉得说不定还会再穿,一直舍不得丢掉,让它们堆在柜子里占地。直到旧衣服被回收了,衣柜腾出不少空间,连带心情都轻快不少。

这么看来,人有时候是会积攒烦恼的。比如总惦记着没回的消息,纠结着别人无意间说的一句话,各种小事堆着堆着,心也变得沉甸甸的。后来我发现与其反复纠结,不如睡前花十分钟想想这些事,能解决的便记在本子上,解决不了的告诉自己“明天再说”,这同样是在做“减法”。没想到这样做,隔天一早醒来,心情反倒变得晴朗许多。

说起在生活中做“乘法”,我想起了前

年种下的那株月季。起初枝头只开出两三朵花,我便常给它浇水、施肥,没想到很快冒出新枝,今年枝上更是缀满了花,连邻居都夸好看。我想这大概就是用心照料的结果,对植物多一分用心,它便会用成倍的美好来回应。看来有时在一件事上多下点功夫,的确能获得超出预期的成果。还有一次,我帮邻居照看两天小猫,之后我出差,她也主动去家里帮我浇花。再后来,楼下的阿姨把做好的饺子分我一盘,我则把老家寄来的苹果送给她几个。小小善意犹如做“乘法”,也让邻里间的情谊成倍生长着。

生活中的“除法”是温柔的运算。记得上个月我生病了,躺在床上不想动。朋友

打来电话,我随口说了句“有点难受”,谁知半小时后,她便提着保温桶来看我。等我们分着喝完桶里的粥,我忽然觉得头晕的症状也减轻了不少。想来也许就是朋友的陪伴,变成了温柔的除数,悄悄把我的不适都消除了。

我想就像母亲常说的,过日子懂得做算术。有时候要加,把珍惜的东西一点一点攒起来。有时候得减,把没用的包袱及时丢掉。而有时候要乘,对人对事多份用心,收获才会成倍来。碰到难处别慌张,适当做些“除法”,接受别人的建议与帮助,或许就能突破困境,也让日子过得更加踏实舒心。

## 每日佳句

绳锯木断,水滴石穿,日复一日的努力,终会迎来厚积薄发的一天。

## 厝边话仙

### 出砖入石

□陈向阳

闽南老厝的墙,向来是不肯规整的。砖石相错,好似犬牙差互,竟也站得稳当。这墙,闽南人也称它为“出砖入石”。

关于这种墙的由来,民间众说纷纭。听家中长辈说是明代倭寇肆虐时,沿海百姓以残垣断壁重建家园的智慧。也有传说是明万历年间,闽南发生大地震后,百姓在一片废墟中就地取材,用坍塌的砖、石、瓦、砾构筑墙体。许多外地人初见这种墙时,颇觉怪异。砖是砖,石是石,砖偏要挤进石的队伍中,石又硬要加入砖的行列里。砖块排得齐整,忽然就被几块顽石打断,而石块堆得粗犷,冷不防便插进几块红砖。这般胡乱拼凑,反而意外牢固,历经风摧雨蚀仍屹立不倒。

我常立于泉州西街的古厝墙边细看。当中的砖是朱红的,经年累月,褪作暗赭;石是青灰的,日晒雨淋,反添光泽。砖缝里的蚶壳灰浆早已脱落,露出些微空隙,蚂蚁在那里进进出出,搬运着比它们身子还大的食物残渣。石面上偶有凹处,积了雨水,便变成麻雀的浴盆,它们扑棱着翅膀,溅起的水珠在阳光下闪闪发亮。墙根处,常见几株蒲公英从砖缝里探出头来,在微风中轻轻摇曳,也为这墙添了几分生气。

这墙的妙处,正在于它的不规整。砖与石,本是两样事物,性情迥异。砖是人工制作,方正平直,石则是天然形成,显得“桀骜不驯”。二者相遇,砖不得不让出些位置,石也只好收敛些锋芒。看似彼此迁就,相互嵌合,反倒成就了一种别样的美感。

闽南多台风,每逢台风季,别的墙或有倾颓,这出砖入石的墙却经常毫发无伤。想来是错落的构造,使风无处着力,只得呼啸而过。砖石相互扶持,你撑着我,我抵住你,就这样共同抵御着自然的狂暴。

夕阳西下时,这墙就更美了。斜晖将砖石镀上一层金边,凸处明亮,凹处幽深,勾勒出一幅天然的浮雕。远处开元寺的钟声悠悠传来,与墙上斑驳的光影交织在一起,让人置身其中恍若隔世。偶尔有归巢的鸽子飞过墙头,翅膀拍打的声音还会惊醒墙缝里沉睡的壁虎。

如今这样的墙,城里已经不多见了。新建的楼房,大多数外墙是整齐划一的瓷砖贴面,光可鉴人,却显得有些呆板。偶尔在旧巷深处还能遇见几段残存的出砖入石,砖已风化,石也圆滑,却依然固执地站在那里,犹如一位不愿向岁月低头的老者。一次偶遇老师傅在修补这样的旧墙,他不用水平仪,全凭手感,却能恰到好处地将新砖旧石融为一体。我好奇地询问诀窍,老师傅咧嘴一笑,说:“随缘啦,就像讨人看天吃饭。”这话听起来颇有禅意,想来出砖入石不正是闽南人随遇而安、顺势而为的生活哲学吗?

夜深了,月光洒在古老的墙面上。那些砖石的缝隙里,仿佛还回荡着先民们重建家园时的敲打声,回荡着游子远行前母亲的叮咛,回荡着数百年来的悲欢离合。这墙,是闽南大地上最朴实的诗行,也是最动人的乡愁。

## 怕狗

小李去家附近的小卖部买零食,刚走到门口,就看见一条大狗趴在垫子上,恶狠狠地盯着他看。小李不敢进去,只能大声往里喊:“老板,快把你的狗弄走,我怕狗。”

这时店里传来老板带着哭腔的声音:“我也怕,那不是我的狗,我一天没做生意了。”

### 海鲜

这天,一向吝啬的甲忽然对乙说:“我老家寄来一些海鲜,你买点啤酒和小菜来我家,请你撮一顿。”乙很感动,下班后买了几瓶啤酒和酒菜,便直奔甲家。一进门乙就立马兴奋地问:“海鲜呢?煮好了吗?”甲点点头,随后从厨房里拿出两包麻辣海带丝。

(请作者与本报联系,以便奉寄稿酬。)